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俾斯麥

(四)

盧特維希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麥斯俾

(四)

著喜維特盧

譯建光伍

著名界世譯漢

第 三 卷



功 臣

一八六二至一八七一年

『我們吃生命的樹，不能不受罰。』

——羅 翁(Roon)

第一章

「當我在議會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，我要聽令人詭異的孩子氣與激烈的政客們，說令人詭異的傻話，這個機會卻給我幾分鐘的非我所願的閒暇……當我當大使的時候，雖然是一位官員，我覺得我是一個上等人；但是一當了閣臣就變了一個奴隸啦……人們同聚會在這裏，但是其所以來聚的動機，各有不同；他們所以爭吵就在乎此……他們很熱心的彼此相殺，這是這樣事體的必然效果……這一羣嘖了空談的人其實不能治理普魯斯；我必要抗拒他們；他們沒得什麼機靈，卻過太舒服的日子；他們愚而好自大……我用愚字（用普通意義）用得不當。他們也還算聰明，也還有點知識，是日耳曼大學教育的模範出產；他們不甚曉得政治，如同我們當學生時候一樣——其實還不如我們那時候懂得多！說到外國的政治，拿他們一個一個的算，他們簡直的是小孩子；說到其他事體，當他們一齊集會議，都變作小孩子啦。」

這就是俾斯麥寫給他少年的朋友摩特力的信；當他執政的頭幾個月，這就是他的情操。他看不起這一羣人，看不起他所與奮關的理想家，但是他卻承認其中個人的領袖們是有學問的人。論歐洲事體，他覺得他自己比他們都強。同時他很受痛苦，因為他要不停的與自己的顧體面的感覺奮鬥；從前他要回打，現在卻要學會不回打。從前他可以明攻他的對頭，用全力作戰；當議員時候，從演說臺作戰；當一個外交官的時候，在報告與函牘裏作戰。從此以後卻不能啦，他要隱藏着他的思想與計劃，不讓代表們曉得，不然的話，都被外國曉得了，還要用新計劃。他一出來執大權，他的孤立起首啦。

有一張柏林報章說了一番話恭維他升官，他見了殊不詫異：「他初出來辦事的時候，是一個鄉紳，有適中的政治知識，他的見地與學問並不超過全數受過教育的人所公有的。他的議院名聲在一八四九年與一八五〇年到了最高點。在他的演說中，他露出他自己是個粗而殘忍的人，看事看得很不足重輕，有時好說俏皮話，流入粗俗。他在什麼時候會發表過一個政治的觀念呀？」衆人的眼光誠然看不起他；只有幾個曉得情形的人知道他在最後十年間爲和平起見辦過什麼事。他

的諸多活動雖不是教士的性格，卻是祕密的。夫賴塔格 (Gustav Freytag) 在邊疆報 (Grenzboten) 裏頭說：「即使是一個有更大魄力的人，與議院的強毅相碰，也會觸礁沈沒的。我們可以讓俾斯麥辦一年。」詩人的預言！他掌權二十八年。

這時候有一個在他左右的人很留心觀察他，疑他神經有毛病：過了幾個星期後，他的一個屬員寫道：「俾斯麥得了一種嚴重的神經病，有時我見得他不完全負他的動作的責任。例如當他發出訓條與報館的時候，他的思想如奔馬一樣，寫的人趕不上他的口授。柏林的外交界有大部分都相信他不會長壽的，因為他絕不節勞。」

他用科學方法，起首時候是很和平很遲緩的，打定主意，寬廣的解析過與試驗過之後纔動手，很小心的進行。不久以前他寫信給羅翁，說倘若他得了政權，羣衆會說：『現在我們要還債給魔鬼啦！』他的對頭們預料他有激烈與糊塗舉動，他立意要他們失望。他一到任先取消一八六三年的決算，他就是這樣先同議院停戰；同老自由黨們磋商，請幾位入閣；他的提議的狀態比提議內的事實更令他們驚愕。有一個議員名土威斯丁 (Twisten) 有點看不起俾斯麥，卻不甚怕他，以為他是

個無意識的君主黨，他卻同這個議員長談，好像是頗曉得君主的舉動的，卻很批評君主，這個議員對他的朋友們說些什麼呢？又有一個議員名鄂特克（Oetker）是一個自由黨，說初次見面時，他原盼望見着「一個奴性的永刻，一個游手好閒的遊戲人與好賭的人；誰知在數分鐘裏頭，我成造一幅極其不同的俾斯麥畫像。他並無我所預料痕跡……他是個身材高大的人，有氣力而柔輒，走到門口，極其客氣的歡迎我，同我拉手，拉椅子過來請我坐，帶着令人喜歡的微笑，說道：『好呀，原來你也同民主黨們失歡了！』他隨即說，自從他很活潑的反對堵塞街口的人們以來，時局很有變遷啦，——他在法蘭克福時他學會了許多事。他極力的大罵十字報（Kreuzzeitung）所用的字句『重過他的客人所曾說過與曾寫過的。』」

他的許多對頭，預料他是很無禮，不肯多說話的，他卻有手段對付他們，他接待他們是極其客氣，又好像是開誠布公的，鄂特克既不是一個小官吏，亦不是一個作小生意的人，又不是在鄉下俱樂部談政治的人。他是黑森諸多領袖之一，是一個律師，受過好教育的。這位大人物走到門口歡迎他，拉一把椅子過來請他坐，他受了巴結很高興——並不是因為俾斯麥的官階是首相，其實因為

這個和氣的首相還是一位普魯斯永刻，在那個時候，自大無禮，原是普魯斯當地主鄉紳的傳統狀態；人家都以爲俾斯麥正是這樣以階級自鳴得意的人，卻打破全數這樣的形相，舉動是很自然，當着對頭們的面，說反對自己黨派的話，說他們太過火，表示他既不因爲現在人家稱他「大人」他就變了古板，也不如永刻那樣的專講理想。他表示他是一個深知人情世故的人；很是一個特別與人不同的人，卻還是個模範的普魯斯官員。

最注意於俾斯麥初當權時代的諸多試驗者，就是士羅塞，在這個期內，他有好幾次機會同俾斯麥喝酒。士羅塞寫道：「俾斯麥很透徹的演他的諧劇，嘗試驚嚇君主與各黨派。他把各人都敷衍好了，覺得很有趣。他正在嘗試勸君主對於兵役期限讓步。他對着上議院把他所提議的反動說得很厲害，他妄想他們很恐怖……對於下院議員們他有時用很辣的手段；有時卻不然，他的舉動志在鼓勵他們答應他的條款。對於日耳曼的各內閣，他卻使他們相信君主難以阻止他的新執政的喀富爾主義。計至此時爲止，他卻誠然以他的發異彩的天才，留偉大的印象於人心中。他是個男子漢！」

他雖然痛受過許多嘗試，暫時他對付人還是極其客氣的。他當執政纔一星期他就利用一次開議會委員會，供認他自己所作的事。當辯論的時候，他打開他的雪茄盒子，拿出一條小橄欖樹枝給他的對頭們看，說道：「這是我新近在亞維農拾來的。意在送給民衆的黨。作爲議和的紀念品。我卻見得作這樣的舉動的時機還未到。」也許他過於表示蔑視的不足重輕，但是說得很客氣，好像是從橄欖樹枝的地方帶回來的客氣。過了一會子，這個行家改變了腔調，說道報章所控訴他的話（報章上說他謀以宣戰使國內的人不注意於國內的紛亂）都是不實的，往下說道：

「我們誠然難以避免在日耳曼境內的紛亂，我們卻並不求這樣的紛亂，日耳曼不顧普魯斯的自由主義，只顧她的勢力。南日耳曼諸邦很想恣行自由主義，所以沒得人願意把普魯斯的地位交與他們！普魯斯必要聚集兵力爲好機會作準備，好機會來了去了有好幾次啦。自從與維也納數次立約以來，我們的邊界定得不好，不合於一家強健的政制。時局的諸重大問題，不是演說與大多數的議決案所能解決的（這原是一八四八與一八四九年的大錯），惟有用鐵與血能解決。」

這種的句語，從他的嘴裏流露出來，都是當他立在一張綠桌子旁邊，對着一二十個議員與幾

位閣員說話時說出來的，亦並不是有人激動他說的，外觀是臨時說的，其實是早已預備好了的。並無速記員把這種說話記下來。但當這種說話如一陣野火遍傳日耳曼，當報館與人民把這句話的節奏變成『鐵與血』，且發表真的或假的恐怖時候，說話的人並不否認他所說過的話。

但是他卻懊悔他用這兩個字。十四年前俾斯麥當議員時第一次揮拳，同他現在當了內閣主席第一次揮拳相同，都是在空氣中揮的。這一次也同前一次一樣，得罪了全數的人，把他的朋友們與對頭們都得罪了。羅翁是他的知己，是他的朋友，當他與俾斯麥一道回家時候，羅翁怪他說這樣的話說『這樣的句語原是新鮮有香味的題外的話』；自由黨們說道：『這個人把什麼事都當作遊戲；凡是負責任的大臣不會說這種話的。』俾斯麥對一個議員解說事體，說道：『我的意思是說君主要軍隊。我不是演說一番意在幫助日耳曼問題再進一程。不過是對於維也納與慕尼黑（Munich）的一種警告，並不是要用武力以反對其他日耳曼諸邦。』「血」就是指「軍隊。」我現在纔明白我該較為小心的選用字眼。』俾斯麥所說的話以這一句為最可注意的，卻是他最後的軍略錯誤。

君主讀到這兩個字很恐怖。他在巴登受王后的批評，等到她的生日又受太子與太子妃的批評，他關於他的新任宰相自然擔憂，這位新宰相不過在一星期前對他宣過效忠之誓，而且他答應王后要牢牢約束他的。王室諸人很生氣。有人還讀到路易第十六，斯德拉福（Stratford）與坡林雅克（Polignac）——還是當王后生日那一天說的全數慶賀生日的歡樂都消滅了。俾斯麥在柏林預料他的演說的效果及於巴登；威廉雖未寫信亦未打電報給他，他很曉得君主心裏的奮鬪。他的想像看見過了幾天威廉獨自一人回來，兩耳裝滿了警告與怪責。所以此時俾斯麥祕密出行，起首用手段對付君主，事前既不告訴君主亦不告訴內閣，意在當君主未再入京都之前潛移他。俾斯麥走到半路上見威廉。

在買車票的地方俾斯麥遇着安魯（Urnsh）他是一個自由黨。安魯認得他。俾斯麥同安魯同在一間房裏，要得着點暗示以運動他，很謹慎的討論政局，到了朱特博（Jüterbog）俾斯麥就下車。說是去探一個親戚。他隨後坐在這所未蓋好的車站裏，「在黑暗之中坐在一架推翻的兩把手小車上，」四圍有許多工人與不相干的人。當他問君主所坐的火車時候，車手很生氣答他話；他不說

出姓名來；無人曉得他是誰。他向來是力主人們致敬於他的階級，好像不要人致敬於他的官階。這時候人人所說的主張鐵血的人，全個世界第一大說及的人，全個世界所罵的人，這時候坐在一架推翻的小車上，等候君主。

那時候還是寓言世界，普魯斯君主還是坐平常車。君主獨自一人坐在一間燈光很暗的房間裏。俾斯麥找着他，看見他很沈悶。當俾斯麥請君主許他解說政局的時候，君主攔住他，說道：

「我很曉得這件事體將來怎樣結局。在奧本巴拉茲（Opernplatz）正在我的窗子底下，他們將來殺你的頭——再過幾時，他們殺我的頭。」

俾斯麥看見奧古斯大的影子在君主背後答道，「陛下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嗎！那時候我們已經死了！」「是呀，到了那時候，我們都死了！我們遲早總是要死的，還有比這樣死法更體面的嗎？我該爲我的君主我的主人翁奮鬪而死。陛下願意以你自己的血封好上帝所賜你君主權利而死。爲上帝恩賜的權利，拿身體與性命作有光榮的孤注一擲，毋論死在絞人架上抑或死在戰場上，都沒得什麼差別！陛下切勿想到路易第十六，他活的時候與死的時候都

是一個懦夫，在歷史上並不現出他是一個出色人物。陛下還不如想查理第一！他爲他自己的權利而戰，戰敗了，不動聲色的走去絞人架，帶着王者的氣象從容就死，他在歷史上還不是永遠不失爲一個名貴的人物嗎？陛下沒得別的路走，只好奮鬥。你是不能投降的。那怕你自己的身體冒險，人家嘗試強逼你，你必要抗拒！

「我越是這樣說，君主的精神越振作起來，他越覺得他自己是個軍人，更爲王位與國家而奮鬥……他是個普魯斯軍官的意想模範，不爲己，不畏死的，去拚命打仗，只說聽發號令；但是當他要自己負責而動作的時候，他卻更畏懼在他之上的人們或世界批評他，過於畏死……他覺得他現在處於試驗他是個軍官的地位。他就是這樣被引在一條路上，同他的思想相近的。當他在巴登的時候已經失去他的深信，現在不過在幾分鐘之內又恢復啦，還變作高興啦……我們還未到柏林，他很高興，很想奮鬥，看他所表示於來迎接他的大臣們與官吏的態度，就看得出來啦。」

俾斯麥是在事過三十年實寫這次光景的。如一出戲劇那樣令人驚異，有真實情形，這是俾斯麥諸多傑作之一。他這次並不是強逼一個對頭投降，亦不是強逼他的君主主戰；他不過嘗試引誘

應該發怒的君主以他的演說爲然，他卻自己以爲這番演說也是不該說的。俾斯麥坐在兩把手的小車上，覺得良心上有點過不去。他雖曾對一個對頭承認他不該說鐵血的，但是當他已經作一個星期的宰相，他卻不願意對君主認錯。他所以要激動他自己與君主奮鬥，當他們初次商議的時候，卻並無這樣的思想；威廉受俾斯麥所啓發的好關心境，變作將來的籌備力。

即使全數這樣的手段可以歸功於這個人的天生的機警與善打算盤，也是他的最幽深的感覺的發表。從他初時的幾次決鬪起，俾斯麥一直到是預備死於奮鬥的；他生平無一刻有過害怕冒身體之險的。這位宰相的好勇是真實的，君主原是個老軍人，周身都是膽，是很能領略他是真勇，這是激發君主的一種最有力的利器。

君主只要犯了懦弱病，俾斯麥常能用這樣極其靈驗的仙方治他的病。

第二章

「我與親王不合，這個人必要用細膩手段對付的。」這是俾斯麥說的，那時候威廉已經當了攝政，在他未當宰相之前四年，易主之後，他爲自己對格蘭拉克指出種種爲難。那時候的重大問題，卻是他是否合於普魯斯，士羅塞（帶着又是愛他又是恨他的心境）卻不敢答稱他是合宜的。君主是惟一的普魯斯人，能否把普魯斯交給他，讓他用政治手段去擺佈。第一層他先要抓住威廉：現在要把威廉抱得緊緊的。俾斯麥之對付威廉如同一個有手段的愛人對付他所愛的女人，深曉得他絕不能完全相信她的愛情，如同一個創製家對付一個資本家，要靠他供給資本製造他的新機器——因爲俾斯麥是一個製器家。在這兩個人的奮鬥之中，彼此都是相需，在無話說與往往是不同的奮鬥中（這兩個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），在他們的並不是爲權力而只是爲自制的奮鬥中，在這樣無窮的大規模的爭雄之中，每位奮鬥人各任一半功勞一半責任。我們難說那一位的事

功較爲勞苦。一位是年紀較老，只有中人之才的君主，反要任用一位年紀較輕的人作宰相，還要事遷就他，他不過是一個永刻，卻有天才；一位是勇敢的政治家，卻要忍受一位常時拿不定主意的君主，讀者試說那一樣較爲爲難？那位老年騎馬的人，常時不相信他所騎的駿馬，那匹駿馬，卻常不甘受羈勒。

他們君臣兩人討論國事，各執己見，未得解決之後，往往不歡而散，那時候他們恨不得分手。但是當彼此都不能再忍受的時候（更多的次數是以此作一種靈敏手段），爲臣的告訴爲君的說他要辭職，君主就恐怖起來，趕快讓步。他們很有狂怒的相持不下的時候，記載上所登的不過是很不響的迴響罷了。

俾斯麥已逆料於多年之先；遠在他們各未得權之先。當俾斯麥作大使的時候，他已計算及此。當他現在每天與君主辦事的時候，他用局面很大的手段辦事。大概而論，他飽閱人情世故；論到特長，他是個善於出入宮庭的人；有時他是一個軍人；但是他常自居於是一個奉教虔篤的人，不然的話，他會使君主害怕的，君主這時候快到七十歲啦。君主雖然到了這個年紀，有時候還是會大發脾